

宋史要籍彙編

續資治通鑑長編

附拾補

四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 李燾 著
(清) 黃以周等輯補

續資治通鑑

長編

附拾補

四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十一月乙卯朔戶部言金部員外郎范諤等
狀自奉行官制應陳乞酬獎並係太府寺依條取會官
物收附指定名目保明申本部本部勘驗關司勳勾覆
近準朝旨將五曹寺監應干錢穀財用以類相從合關
申並歸戶部即諸色人酬獎難以卻令本寺主行欲乞
自降新格已前該酬獎人太府寺施行即行結絕自指
揮後更不下本寺保明只委本部審會庶免留滯衝改
元豐指揮從之蘇軾三月內有申請禮部言將來冬至節命
婦賀太皇太后比附坤成節例改箋為表從之 故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一

冬至百官皆上表賀皇帝崇政殿說書程頤建言神宗
喪未除節序變遷時思方切恐失居喪之禮無以風化
天下乞改賀為慰附見不從
丙辰詔吏部選在部大使年五十五以下曾經親民
兩任內邊任一任成資以下不曾犯賊私罪情重有本
路經略安撫轉運提刑總管三人以上同罪奏舉者具
歷任申赴樞密審察人才參校選定上簿候有闕與在
院人滾同取旨定差其三路京東路鈴轄都監並只差
內臣一員如未有可選之人即權於前班內差先是內
臣莊院使梁安禮等自陳歷任乞附朝廷差遣故有是
命 刑部言大理寺狀見勘百姓王秉告梢工趙僧等
私載物貨按綱船載私物明破二分益慮不容私載則

必於官物為弊若稍有過數便許人陳告給賞綱運人
兵實受其弊欲請罷告賞條仍將見勘公事依自首法
本部看詳嘉祐祐敕無告賞之文熙寧敕惟立新錢綱告
賞之法欲并依所請從之蘇軾奏議有可考自張瑛罷中書
侍郎久未補人呂公著言呂大防忠實可任大事退而
上奏曰檢會官制以前中書宰臣二員參知政事二員
今雖分三省事多同呈然機務之本並在中書犬馬之
齒六十有九多病早衰精力不健難以獨當繁務伏望
出自宸衷早賜選差中書侍郎一員庶寬聖慮不至癘
曠上又以手札問公著曰卿前日言劉摯可作執政緣
未曾作尚書恐無此體例欲且除尚書卿更詳度并此
文字同進來公著奏曰國朝自中丞入二府者如賈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一

朝張昇趙概馮京等例甚多近年蔡確不曾歷直學士
以上職自權中丞除參知政事又章獻垂簾初間姜遵
動直自散諫議大夫擢樞密副使當時謂之薑擦子兼
新定官制御史中丞在樞密直學士諸行侍郎之上摯
遂自中丞入輔公著又因奏言此後有孫覿李常胡宗
愈皆可用上深以為然覺常竟不至執政而卒
戊午朝請郎試侍御史中丞劉摯為中大夫尚書右丞
中大夫尚書左丞呂大防守中書侍郎吏部侍郎兼侍
讀傅堯俞為御史中丞仍兼侍讀 先是右司諫王覲
言臣竊以賞罰者大公之器也重輕予奪之間不可以
不審苟重輕不倫予奪失當則非所謂大公而無以示
懲勸於天下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

所視謂均平而無偏曲也臣伏見向者東南郡縣緣根究逃絕戶而增稅受賞者朝廷察知其弊故李琮降黜而今年七月十三日敕應因李琮奏請被差根稅官更不酬賞已酬賞者吏部根究追奪此有以見朝廷深恤民隱不忍使貪競欺罔之吏盜取恩賞以害無辜之民也然臣所未諭者彼緣市易買賞之人朝廷亦察知其姦矣乃獨呂嘉問降知淮陽軍而其餘買賞者並無追奪指揮竊聞言事官亦頗有論列而久未行遣公論深以爲疑夫根稅之患止於東南而所增之稅皆入於縣官尙可以還於民也其賞大率不過堂除優便先次差遣之類而已有得以轉官循資者少矣市易之患被於天下破民之產而利皆歸於牙僧胥徒不可以復還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一

三

於民也有賞至於轉官陞任分取息錢者莫知其數矣夫爲患之狹且淺而冒賞之少者卽行追奪爲患之廣且深而冒賞之多者卽置而不問其輕重不倫予奪失當者如此則果何以示懲勸於天下哉或謂今年七月八日詔書旣宣示中外以蕩滌隱疵開略細故矣今冒賞者復行追奪則豈詔書之意哉臣竊以爲不然夫前日詔書之所恕者隱疵細故而已今市易之患遍於天下凡富商大姓破家竭產而棄妻鬻子者道路相望也賴聖慈矜察無辜蠲放逋欠濱於死亡之民復有生意其虛增息錢欺罔之吏緣詔書而不治其罪可矣至於冒受爵賞豈詔書之意耶假如有詔書之前妄冒取官俸詐欺取民財者今日發露而有司治之則豈可引詔

書而不行追理也兼契勘今年七月十三日敕根稅官酬賞追奪係七月十二日聖旨指揮亦在七月八日手詔之後卽是追賞與詔書兩不相妨事理明白臣乞朝廷指揮有司緣市易而冒賞者依根稅官體例追奪以慰公議貼黃言臣伏見前日朝廷行法之初其意未嘗不善也皆因姦吏營私以亂法意浸以爲患故如根究逃絕之法本以杜絕走私移正稅而姦吏爲之乃使民無故而增稅市易之法本以平物價而姦吏爲之乃使民無故而破產使民增稅使民破產非欲以利國家其意在於求賞而已今朝廷旣見姦吏之情狀矣與其保全姦吏而朝廷受其惡名不若盡正姦吏之罪使天下後世知前日之害民者非朝廷立法之本意且有以爲姦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一

四

吏之戒也其罪旣以累經赦宥而恕之則所冒之賞自當追奪豈不愈於置而不問也又言臣訪聞市易本錢約一千二百萬貫其法每歲收息錢二分市易官以收息之多歲歲被賞行之一十五年之間若收息皆實則子本自當數倍矣今勾收還官及別作支用者僅足本錢而已益姦吏恣爲欺罔凡支錢出外未見增耗買物入官未經變賣並免計息而取賞旣以得賞之後物貨損惡本錢虧損則皆上下相蒙而不復根究故朝廷有得息之虛名而姦吏更有冒賞之實弊也其京師市易與諸路市易論賞實異有不可以一概施行者乞指揮有司詳爲區別又言凡堂除先次等酬獎不惟微薄兼內有因授差遣已經用過者理難追奪外惟有陞任轉官

循資請過俸給亦乞聖慈特與除放夫有所奪以其過甚而不得已也臣兼訪問根稅酬獎內先次指射等恩例亦大之恩也臣兼訪問根稅酬獎內先次指射等恩例亦
有因授差遣已經用過者臣未委吏部如何追奪若別未
有法亦乞指揮依此施行入日今附此於是詔戶部
自置市易已來應官員吏人以收息被賞轉官減年磨
勘陞任循資之類已未收使具職位姓名以聞舊錄云有司諫王觀言緣市易官人獨呂嘉問降知淮陽軍追奪在二年五月六日又詔故龍圖閣直學士宋敏求特與子孫一名太廟齋郎以其子言敏求嘗與修仁宗英宗兩朝國史也皇城使利州刺史內侍押班趙世長為昭宣使中書省言刑房斷例嘉祐中宰臣富弼續資治通鑑編卷三百九十一
韓琦編修今二十餘年內有該載不盡者欲委官將續斷例及舊例策一處看詳情輕重去取編修成策取旨施行從之紹聖元年十一月十一日詔吏部殿前司選差大使臣二人充廣南西路經略司準備差使小使臣三人殿侍三人充準備指使仍各選一倍赴樞密院呈檢定差以經略司言本路官闕故也無新權發遣熙河蘭會經略司公事劉舜卿言本路冗員稍多相度到存減關堡官員數從之又言西蕃鄂特凌古為進奉所得回賜物色數少乞依舊例樞密院言所賜比元豐四年以前舊例已為數多其逐次回賜並於進奉物估價外添二分支賜亦無裁減詔舜卿詳此委曲說諭令知無新戶部言糴買糧斛除陝西河東河北依舊例外餘路欲乞

轉運司遇闕少年額聽於提刑司依常平錢元價兌糴仍先椿撥價錢不椿錢而輒支用依擅支封椿錢物法從之十一月二十日中書省言臣僚上言元豐薦舉合被旨特舉官者奏訖具所舉官報御史臺比詔大臣薦館職又設十科舉異材請並依元豐令關報御史臺非獨內外之臣各審所舉庶使言者聞知得以先事論列不誤選任從之上言者御史孫升也此升奏議第二卷有或王章不當兵部狀上槽馬草料等將逐路省費錢物免封椿令轉運司出備等事詔逐路轉運司將所認省費錢物應副新復諸監草料請受等使用如有剩數即依舊封椿日編錄冊載此刑部言開封府首獲畿內逃軍杖罪詳部送往營縣施行從之以前此開封續資治通鑑編卷三百九十一
府言應獲畿縣逃軍即送往營縣而刑部以謂徒以上罪不免解府故也無新蔡碩奏臣僚論奏臣任軍器少監任內公事付大理寺緣少卿杜純并純弟右司郎中絃左司郎中劉奉世監察御史孫升皆有私讎乞別推詔開封府根究絃奉世免簽御史孫升皆有私讎乞別推莫君陳奉議郎杜純為大理少卿又按此月十四日朝奉大夫云云并此蔡碩奏則純為大理少卿又按此月十四日朝奉大夫矣不應此蔡碩奏又於十四日方與莫君陳同除也政目十四日所書蔡碩奉世改左司其誤也今削去十四日
已未權發遣秦州兼管內勾秦鳳經略安撫都總管司范育言知州係都總管安撫使都鈐轄其將下事乞不許通判同管從之
庚申樞密院言諸路將兵那移闕人處自有近降朝旨

合申樞密院外若本處依自來條例差使即不須申其
元豐將官救軍防令差訖申樞密院一節欲乞刪去從
之右司諫王觀言臣伏見給舍左右司郎官等見準
朝旨相度裁減入流人數臣竊見文臣與武臣任子之
法殊有未均文臣承議郎班列既在武臣諸司副使之
上而諸司副使雖常調皆得任子承議郎以上至朝請
郎非帶職者皆不得任子以品秩言之武臣視文臣若
皆常調雖諸司使猶未可以任子也況副使哉蓋前日
諸司副使員少任子不多而入流之人未亢也推恩稍
廣無所不可今副使員多任子者眾而入流之人亢甚
則理當比類文臣重別立法伏望聖慈指揮下有司與
前項裁減入流事一處相度施行章疏自注云十一
月六日上殿劄子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九十一

七

又言臣伏見前軍器少監蔡碩與寶長裕劉仲昕等
使用官錢公事先係工部根究累月不決遂送大理獄
亦復累月未見結絕今竊聞因蔡碩陳訴又移送開封
府伏緣府司及左右巡院自來以公事繁冗於推鞠不
得專一上件公事若送開封府必更遲留別致生弊況
寶長裕劉仲昕主管官錢至多未見歸著者不少若蔡
碩委曾用過官錢則刑名不輕其於推鞠理當審重碩
乃是前宰臣蔡確之弟愛憎恩讎易生議論當審重碩
亦合關防臣欲乞朝廷於臣僚中選擇公正之人置司
推勘庶幾得其情實庶免更致淹延十一月七日云
侍御史王巖叟亦乞置司推鞠詔差監察御史韓川刑
部郎中祝庶巖叟與祝庶並據政目詔莊宅使知保

州高遵治久歷外任治效有聞可特除引進副使遙郡
刺史赴闕供職集月六日下又詔揚王荆王男各已長
立未有學官可於今朝官內選差文臣一員充諸王府
小學教授集月六日下
辛酉張端落致仕依前朝散郎考
丙寅刑部尚書蘇頌兼詳定重修敕令御史中丞傅堯
俞兼看詳訴理詔開封府奏斷公案如因論訴許御
史臺取案日錄云先是元豐中已有成法其後以長史
之新錄復言之也自先是不因論訴亦許取案疏駁至是開
封府復言之也刑部言在京刑獄所
差獄子取受依重錄法從之
丁卯廣州東莞縣添攝官一員監稅先是民庶上言縣
東三十里有曲龍場課利至薄乞移官吏於縣其場許
人買撲下轉運司相度以聞故有是詔新本去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九十一

八

戊辰追封故越國賢惠長公主為大長公主資政殿
學士知江甯府王安禮知揚州龍圖閣待制知宣州蔡
卞知江甯府樞密院言秉常卒已差金部員外郎穆
衍充祭奠使供備庫副使張栻充弔慰使夏國近遣進
物色係進奉太皇太后皇帝兩殿詔依明道元年例共
差穆衍張栻再押賜贈奠安葬物各一番仍依近皇帝
所賜物色數目支賜令學士院別降祭文詔錄各一册
十六日差穆衍十月太師文彥博言乞請罷男貽慶
陞理運判資序及明堂大禮以在病假不獲陪祠宿衛
其錫賜乞依例半給並從之
己巳吏部言諸色人援引舊例僥求入官者甚眾小不

如意則經御史臺登聞鼓院訴理若不約束竊恐入流太穴請今後諸色工匠舟人伎藝之類初無法令入官者雖有勞績並止比類隨功小大支賜其已前未經酬獎者亦如之則僥倖之路塞而賞不至濫從之戶部言準敕都大提舉清河輦運司依舊以廣濟河都大管勾催遣輦運司為名今相度應官司涉輦運司職事並用申狀仍許按舉從之詔復廣濟河催遣輦運司玉牒荆湖南路安撫轉運司言準敕相度邵州弩手上番事今時竹縣臨口等寨鋪管內溪峒人戶近方歸明蠻性未馴乞依舊輪差弩手防拓從之

庚午詔勾當皇城司三年無過犯者與轉一資皇城使遙郡刺史以上與子之有官者轉一資無子者許回授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一

九

有服親減一年磨勘再任滿者減二年磨勘皇城使及遙郡刺史以上許回授與子如無子與有服親仍減一年見任官準此太師文彥博言尚書省二十四司郎官遷改不定往往未能周知本案事務欲令左右司點檢勘當定為式例左右丞覆視刑部尚書蘇頌熟知臺省典故亦乞委之詳定兼尚書省見裁減六曹寺監迂枉文字欲令蘇頌與左右司共同看詳結絕並從之辛未利州路提刑司言準敕應天下免役錢並罷依熙甯元年以前舊法差役今本路惟文龍二州係教閱保甲準條每年農隙日勾集按閱緣其間亦有充役之人欲乞並依府界三路指揮權免冬教從之七月十八日入樞密院言剩員上番日破口食若數多可以分番

即不須別支緣未有明文詔剩員數多處許差二人當兵士一名仍分番

壬申給事中胡宗愈為吏部侍郎朝散郎直龍圖閣臨為給事中司農少卿馬默為河東路轉運使秀州刺史提舉醴泉觀向宗良為京東西路鈐轄從所乞也詔司馬光西京園宅及賜書令子康照管不得破動日事十八左諫議大夫鮮于侁言康伯父中大夫致仕巨者所為無狀每責康要求財物故也疏增入殿中侍御史呂陶奏伏見利州路轉運副使蒲宗閔始附會李稷以賣茶為名興販諸物貪息冒賞累次遷官明堂赦後有利州衙前何憲等乞除免市易等錢宗閔一切不為受理伏望早賜責降詔蒲宗閔等先次放罷仍令本路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一

十

提刑司體量詣實聞奏此據密疏十月十一日開事今除利州路運判附見蒲宗閔放罷更須考詳左司諫王觀言觀自注十一月十八日由鴻臚失本末之序有害官制非經久之道其狀於九月二十八日投進訖至今未蒙施行臣竊以朝廷改更政事皆出不得已若可以改可以無改則不若因仍舊貫之為愈也況徒致紛更之勞未見其利且復有害者又可以輕改哉夫尚書省六曹無所不統實姬周六官之遺法也今內則寺監分治場務外則監司分治郡縣而六曹二十四司行其政令焉乃上下相維之序不可亂也若使駕部不得預太僕之馬政何異提刑司不得預州縣之刑獄轉運司不得預州縣之錢穀哉於州縣

則便矣論朝廷之綱紀則非也使鴻臚不得預高麗夏國之朝貢而專之於主客何異州縣不得治刑獄錢穀而專之於提刑轉運司於提刑轉運司則專矣論朝廷之綱紀則非也誠使如建議者之意以謂馬事不經由駕部而後功可成則是省曹有害於寺監而凡事在於寺監者省曹皆可以不預矣何獨駕部也謂高麗夏國朝貢不經由鴻臚而後事可濟則是寺監無益於省曹而凡事在於寺監者皆可以歸之於省曹矣何獨鴻臚也若此則場務亦可不隸寺監而省曹亦可專領場務矣太僕不肯領車營致遠等務而歸之駕部是也以至凡所謂法度綱紀者顛倒錯亂無所不可矣此豈陛下增修典法欲以維持長久之意也臣竊爲朝廷惜之伏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九十一

上

望聖慈特賜指揮檢會臣九月二十八日奏狀早賜施行貼黃稱馬事不經由駕部此太僕寺之所欲也大凡欲專權而自快者皆惡於屬人如張誠一用事之際嘗領牧馬矣亦不肯有所屬朝廷俯從其意亦欲其有成而已誠一豈不專哉然終以敗事而無所成就此非駕部之爲害也明矣今太僕已欲襲蹈誠一之迹可復許哉臣謂若使駕部預太僕之馬政決不爲馬政之害而亦須有補及可以存朝廷之紀綱也惟聖慈詳察十月十四日朝請郎行鴻臚寺丞何琬爲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先是琬自通判泰州除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到任未幾提舉官俱罷除琬率平在元豐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又除開封府界提點令待黃實闕尋改知復州未赴御史孫

升奏琬立志不阿當官有守先帝擢爲江南東路提舉官再召赴闕爲司農寺丞又除江東路轉運判官在任日獨力按發知江甯府呂嘉問違條修建精義堂姦賊不法等事忤犯權要招結怨讎嘉問坐是貶責琬由此爲公論所稱先帝知之就移琬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因丁母憂服闋再除梓州路提點刑獄且吏部常調服闋猶與近地而琬母喪方終有父垂老乃得川遠路分益琬曾爲吳充所薦在江東日按發呂嘉問不法形迹轉運使孫珪出巡奏論前宰相女壻蔡卞朋黨執政者既深惡吳充而私呂嘉問孫珪蔡卞乃其親黨及琬再三以父年老巡白宰相遂忻然許諾令具狀自陳琬不悟其機尋以狀訴即時遂送吏部夫父母年老辭免遠官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九十一

三

人子之情身爲執政大臣不以至誠語下而爲欺給以報私讎士論薄之是時琬之讎人呂嘉問適爲吏部郎中深快其意遂不與琬正資序止授秦州通判至元豐八年十一月內就移本路提舉官當是時執政者旣自愧欺給之非爲士論所薄又知已有罷諸路提舉官之議淮東提舉黃實及知縣資序而知樞密院章惇之外甥宰相蔡確之門人實父好謙方入爲省郎部好謙爲駕部郎中既恐黃實資序不正非次罷歸又欲實與好謙相近遂先除實爲開封府界提點而就除何琬代之以厭士論琬到任才三月而罷蓋府界提點自來任提刑資序人或擇臺閣之有問者黃實以知縣資序爲之而父好謙見爲省郎父子同郡守官無異何幸之甚也琬爲

提舉官三月而罷自替罷扶持老父牢落都城方又遠涉重江何獨不幸也孤寒之與有力相遠如此臣竊觀朝廷登用正人開公道久冤宿枉咸蒙昭雪而琬先朝兩除提點刑獄止因父年老巡白為執政所紿廢壞資任抱負抑屈獨未為朝廷所知此臣所以為言也何琬本兩浙處州人父年七十八歲伏望聖慈詳擇特降指揮除琬一近鄉差遣不獨仰屈抑之冤足以廣孝治之德貼黃孫昌齡兩浙常州人以父年老三任本路提刑轉運近除昌齡知福州以其親老又移本路蘇州伏惟朝廷愷悌均一之政豈獨及昌齡一人而已奏入乃除琬鴻臚寺丞於是將漕江西踰月又改除開封府界提點刑獄黃實除府界提點在元豐八年十月十八日何琬始末故詳著何琬為工部郎中

續資治通鑑編卷三百九十一

乙亥于闐國遣使入貢
丙子左司郎中權樞密都承旨劉奉世為起居郎禮部員外郎孔文仲為起居舍人中散大夫集賢校理王哲判登聞諫院仍赴館供職兵部員外郎葉祖洽比部員外郎錢長卿並除集賢校理文彥博言祖洽熙甯進士首選今十七年眾謂淹滯長卿嘗誤答高麗國書本先帝稱之與孔文仲皆曾為校書郎偶於未復館職以前就遷省郎不該新制乞並加近上職名緣此三人亦無人援例於是文仲遷右史而祖洽長卿有是命書舊錄但無緣由今以文彥博奏增入 前內殿崇班謝良佐

敘復元降內侍省祇候高班內品良佐嘗坐將婦人入家等罪特旨放歸田里永不收敘看詳訴理所以為情可矜恕故有是命 樞密院言廣州體訪得擁峒作過人岑探率羣黨四五千人圍新州詔令東南路第六將部領全將兵前去照應仍立賞募人捉殺立賞在二

續資治通鑑編卷三百九十一

舊河決口地分相視得迎陽埽至大小吳埽水勢低下分開直河并簽河分引水勢以解北京向下水患從之張問舊傳云河失故道詔與都水使者王令圖行視問以瀋陽故道云河可復故道乃知朝廷從之故水使孫何故水政問以九張問云萬引河新河解下流開水患從之胡宗炎為將作少監從文彥博薦也知大宗正事胡宗炎為將作少監從文彥博薦也門下侍郎韓維言天下奏案必斷於大理詳議於刑部然後上之中書決於人主近歲有司或昧於知法或便於營已但因州郡所請依違其言即上中書貼黃例取旨故四方奏讞日多於前欲望刑清事省難矣今具修立到條大理寺每受天下奏到刑名疑慮情理可憫情

重法輕法重情輕公案須分明鋪坐疑慮可憫情法重

輕等條若無上項情狀即具合用敕律何條斷遣刑部

看詳次第申省取旨詔刑部立法以聞維又請自今每

近大禮令刑部大理寺開封府公事並依常時行遣更

不減促日限罪人情欵重在害理難寬釋者別爲一等

從上奏斷從之此與范伯吏部言準敕尚書侍郎內

外學士待制兩省臺官左右司郎官諸路監司各限一

月同舉公明廉幹材堪治劇及係合入知縣或縣令一

員令吏部不依名次差充重法地分知縣縣令次差賊

盜多處萬戶已上縣任滿委監司保明治狀作三等推

賞有任滿酬獎者聽從重仍令吏部詳立考較等第以

聞今詳到考較等第其舊有任滿酬獎者聽累賞從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一

七月十一日及今始采服其言也新舊錄差錯具注在五月六日并

丁丑詔以府界京東西路災傷權罷明年黃河年例春

夫如係干河防緊急來春須令與役即計定的確夫數

以聞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二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十一月戊寅起居郎蘇轍起居舍人曾肇並

爲中書舍人肇仍充實錄院修撰侍御史王巖叟言臣

聞有旨召起居舍人曾肇試中書舍人王巖叟相顧而

笑不以爲允伏以中書政事之本天下治忽休戚之所

係其得與丞相侍郎可否國論者惟二三舍人而已陛

下察其重輕何如豈當苟循資地妄以授人也謹按肇

天資甚陋人望至卑早乘其兄布朋附王安石擅權用

事朝廷美爵如取於家故肇因緣得竊館職素無吏能

而擢領都司殊昧史材而委修實錄每一除改士論每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二

切非之文章學識皆無可稱何足以代王言而預國論

方陛下極天下之公簡拔英髦聳動多士不可以凡材

間廁清近累陛下知人全美伏望聖慈因其辭免特賜

允從以厭公議并諭柄臣別加精擇庶幾名器增重不

爲賢能之羞又言臣伏以謀人之國要在防微天下之

微固莫微於君子方盛而潛消小人正衰而暗長在剝

惟六三無咎於臨即八月有凶聖人用心其於抑陰而

佑陽可謂至矣臣之愚忠正在於此按曾肇乃姦臣曾

布之親弟布之盜竊名器蠹國家而誤蒼生與呂惠卿

罪惡無異當時天下謂之曾呂布方怙寵弄權肆爲欺

罔之時肇蓋有助威之力焉布妄言鄭州可廢爲縣朝

廷遣肇覆按可否肇不以鄭人之情乃歸告於上而合

兄之言誑主之聽以爲可廢而遂廢之由肇一言而使一州之民受弊者幾二十年賴陛下方復之則肇之助布欺罔不爲無迹矣人物凡下不爲士論所與獨憑藉其兄玷塵清選積累僥倖至於今日以言觀行不聞附正之風以迹論心未測朋姦之計安可進居要近擢掌絲綸朝雖乏材何至及此願陛下味臣之言察臣之意區區所憂蓋亦不在肇也其中書舍人除命伏望早賜追寢貼黃稱前起居郎滿中行林希皆以公議不與陛下卽行罷黜今會肇若比中行則無場屋聲名若比林希則無出人詞藝豈可反容忝冒以爲公朝陞黜之累伏望聖慈早賜宸斷又言肇進身之初卽不由公道全是私恩試教授日其兄布已在要路自作試官定肇爲

續資治通鑑編

卷三百九十二

二

第一士論莫不譏笑方布用事無人敢言不久又得館職以至後來陞省司入史局遷起居無不出於僥倖今豈可直令僥倖作侍從也爵祿天下公器雖朝廷苟欲私之如天下公議何陛下以天下公議付臣主張臣敢不極盡愚忠爲陛下言之陛下初以除張頡爲戶部侍郎言者攻擊至於再三竟不從之言者遂默便爲會肇亦可如此緣戶部侍郎只是一有司之事無預國論但有俗材皆可爲之不比中書舍人當天下樞機之地須用賢才乃允公議今用非其人物論不服臣所以不敢遂已期於必從而後已也伏望聖慈深賜省納又言臣敢盡一語以評肇爲人按肇當羣邪用事既能挾附以貪榮泊歿正在朝又解因緣而竊寵行已不聞於一善

持心可見其兩端進列近臣陛下何賴且恐眞賢解體陰黨動懷貽患之深不在今日伏望陛下察臣微意省臣累章一判是非之歸以明邪正之異貼黃稱肇自及第便忝冒作教官自教官卽入爲京師官因緣僥倖以竊榮進至於今日都不曾經歷一日州縣之職未嘗習知民事豈可輒爲中書舍人預天下之政伏望且令出補外官使習知民事他日用之於肇不爲無益又言臣以除會肇試中書舍人不協人望連上四章極諫公議必已蒙陛下省納臣今訪聞得執政大臣中見有與肇議姻親者切恐進呈之際曲有營救臣今密以奏聞乞陛下先知祖宗以來擢用大臣須取老練民事之人未嘗輕進一全不經歷親民者爲侍從今用肇爲中書舍

續資治通鑑編

卷三百九十二

三

人於肇則榮矣幸矣然國家何賴百姓何望此臣所以區區爲朝廷惜也臣前爲監察御史日論奏給事中王震不曾歷一日外官僥倖以至清近蒙陛下許其外補今肇生平僥倖與震相似亦乞且令試郡以允公議嚴叟又言臣竊以中書舍人國家第一等名器當得賢材以付之臣爲陛下惜名器不爲言一會肇也破臣之言者不過曰肇無顯過臣爲陛下論人材不爭有顯過無顯過也果其人大體是也雖有顯過不害其爲賢也大體非也雖無顯過謂之不肖可也況如肇者亦不可以爲無過方兄布舞姦攘權附上罔下內不聞有一善言規救其兄外不聞有一所長自表於世獨見其能苟合詭隨潛行竊伏以盜榮利耳原心定罪臣不知其何如

人也今議者皆曰肇雖資材鄙下不能如布之姦凶而性行陰柔實亦羣邪之黨與前因蔡確喜愛擢預史官後緣張璪主張進修記注公議憤鬱固已甚矣雖因緣資地以至於此然故事近例至此益當深觀其人不必須登掖垣也一登掖垣遂預國政非復從來僥倖之比矣不獨非才玷累清選他日乘間伺隙浸引其類則將奈何此臣之所以爲深憂而言之不敢已也臣當言路久矣如布之大姦巨蠹既未能爲朝廷極口以言請與惠卿共投四裔而復坐視其黨進居禁塗扼天下之勢若又置而不爭則負陛下多矣今執政大臣雖未能爲陛下多進君子且可爲朝廷不添小人天下之望亦足矣肇之濫進臣若不言陛下既不怪臣執政亦將見說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九十二

四

臣何苦力言而不止此陛下所當察也伏望聖慈以重惜名器爲心以采納公議爲意特賜指揮罷肇新命貼黃稱肇平生進身皆出僥倖今既得爲中書舍人則安知不僥倖得爲兩府蓋升此一級便不可知此又容之則天下無公論甚矣嚴叟又言臣竊以百官之眾必皆用材近臣尤當於百官中選材之高者爲之中書舍人在近臣中又爲高選未行官制以前謂之知制誥專行誥詞不預政事自改官制遂爲中書屬官分押制敕凡國之政令無一不預故中書舍人不獨取文學兼全須責政事臣伏見曾肇既無文學又無政事不可以當其任累具論奏乞行追寢未蒙施行緣此職所繫國體甚大不比其餘職事臣所以不避煩瀆區區力言願陛下

開納按肇陋於文學而不習政事皆有實狀非敢厚誣昨宗正寺丞王鞏以人言罷黜爲河南府通判肇權當行告縱示匿瑕亦當止用平辭而乃過爲褒語若特被選掄以寵其行者其苟於徇情而不知大體如此及試中書所試制辭以王戎簡要對黃霸循良摺紳士大夫無不傳以爲笑蓋其窘迫別無故事可使遂至於蒙求卷首牽引一句此陋於文學不可爲中書舍人也夫天下之至難而不可輕者民事也明哲之士雖累歷郡縣夙夜究心猶有不達況肇凡材初官未經數月遽以僥倖不公遂爲教授教授僅成一考又以因緣事勢便作館職一入國門不復更出叨榮冒進以至於今郡縣之務民物之情何由得知此不習政事不可爲中書舍人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九十二

五

也中書舍人必籍此二者乃可爲今肇皆無之不知何以稱職所以公議憤歎皆謂朝廷不惜名器妄以假人臣實爲陛下惜之其人物之高下黨類之邪正臣前累章論之詳矣肇行舉詞云河南別郡既以耆老大臣試民事務安爾止無怠嚴叟又言近臣舉劾固自有體大要必崇謙退事敬畏也一聞有言則引咎自避蓋未嘗有如肇方臺諫交攻不已而敢昂然出而受非常之寵命者也肇之不知廉恥不卹議論而無忌憚乃如此陛下欲辯君子小人於此可見至於肇除起居舍人亦是五月四日張璪獨在中書乘間進之以爲今日之地非出至公也嚴叟凡八上章皆不聽因乞罷言責亦不聽又劉邠除中書舍人嚴叟又言近除劉邠爲中

書舍人命下之日無賢不肖莫不稱爲得人言責之臣固亦自喜雖欲有言不可得也今既有中書舍人兩員則肇之非才自可汰去以允公議明年春歲叟上章乞罷肇卒不聽劉邪除中書舍人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臣聞邪正必辨則國體尊用捨至當則士論定百直而一枉則枉可以害直百真而一僞則僞可以亂真方肅紀綱宜重名器臣伏見起居舍人曾肇操履偏諛藝文淺浮當呂惠卿用事時肇兄布亦任要路表裏專縱公爲私徇臣僚承迎風旨薦肇充學官既進所業中書考爲第一緣此朋比遂除館職晚因張璪汲引備位左司會史職有闕乃以次補且仕宦不歷民政而領都司學問不知本統而遷右司固已不厭公議無補盛朝今乃續資治通鑑編卷三百九十二

六

捨之際務合至公而小人餘黨尙在朝廷既未能盡力屏除豈可使開端倖進防微杜漸正在此時且肇之姦回出於天稟兩端難信其迹甚明當呂惠卿用事之時則朋比阿諛競爲非義至司馬光當國之日則矯僞修飾欲作善人推此而行何所不至陛下可保其不徇私乎執政可信其不行險乎既保而信之則臣言殊不足取罪在譴斥若猶未也則中書舍人之職參議大政不可輒委肇矣況肇之兄布長於變詐濟以強悍冒據要地僅二十年蠹國戕民毒流天下今雖出領藩鎮其心常有不平肇於其兄豈能忘愛一旦攀援而至則必擴發素蘊引類結徒凶焰復熾此不可不慮也然議者謂肇粗有浮文素無顯過進升西掖資地宜然臣愚竊謂續資治通鑑編卷三百九十二

七

擢居西掖尤駭羣聽夫中書舍人之任職清地峻非他官可擬外則典司誥命以文章議論潤色帝猷內則分押諸房以智識才慮參決幾政前世推重謂之宰相判官豈可因其序遷輒爾虛授況小人之進亦以彙征肇既忝冒此選涉歷貴權則必援舉其徒布列要地消長之變安得不慮此時進用疑邪徑之忽開他日朋姦恐橫流之難遏伏願陛下深防事始早罷詔除以上清侍從之塗下以慰搢紳之望又言陛下除中書舍人二員而言路獨彈奏曾肇則當與不當自可見矣伏望聖明裁察又言臣再三爲陛下下忖度此事極有未安蓋任人當否實繫治亂止臣進則足以甯邦邪士用則遂能害政古今可監理勢必然自陛下繼統以來拔擢端良用

此恭冒朝廷既已失之於前安可不救之於後也范祖禹亦

有言乃六年端明殿學士光祿大夫新提舉中太一

宮兼集禧觀公事兼侍讀范鎮提舉崇福宮以鎮力辭

新命故也子新命在十月十六日庚辰先是鎮會葬永裕陵

下蔡京謂鎮曰朝廷將起公矣鎮變色曰鎮以論新法

不合得罪先帝一旦棄天下其可因為利乎蔡京問

伯溫聞見錄又降詔令赴闕鎮辭又降詔曰西伯善養

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疆起無或憚勞鎮

卒辭之朝廷起鎮蓋欲授以門下侍郎鎮固不欲起又

移書問其從孫祖禹祖禹亦勸止之鎮大喜曰是吾心

也凡吾所欲為者司馬君實已為之何用復出也詔

銘欲授以門下侍郎范祖禹家傳紹興初蜀人楊大

中者記鎮遺事云元祐初公再致仕字文邦彥蜀公問

續資治通鑑編卷三百九十二

公不取之由公慨然不樂事行太甚者恐他日為明

黨之禍予先使人語其後天事果如所料此蓋邦彥飾

說今不取鎮所以不致其後天事果如所料此蓋邦彥飾

今不取鎮所以不致其後天事果如所料此蓋邦彥飾

知汝州章惇提舉洞霄宮從所乞也十月二十八日依舊

六日復資政越州政目章惇州宮下有那恕汝州四

孝治天下豈可使大臣老居蘇州今惇留汝州上方以

之養遂從惇請此據丁未錄皆朝奉郎直龍圖閣范

育為太常少卿朝散大夫校書郎吳安詩為禮部員外

郎二人合附章惇下正文詔立賞捉殺新州賊岑探

又詔諸道監司互分州縣每年巡遍又詔會聖宮

應天禪院修奉神宗皇帝御容令知河南府孫固提舉

仍令京西轉運司應副用度禮部檢舉典禮開封府

言自來京內藏匿竊盜及指引資給除一犯杖依舊令

是日御史中丞傅堯俞初視事與侍御史王巖叟同入

眾外如再犯杖或一犯徒並令眾十日三犯杖鄰州編

管從之無新樞密院言夏國遣使副詣闕賀興龍節請

依例賜銀絹茶回日降詔從之又言穆衍等申差充

祭奠弔慰夏國使其將來過界係兩殿賜物排祭未審

如何排設詔候到延州依例施行若無舊例即作兩祭

排設詔同日祭弔仍將太皇太后所賜祭弔在先十月

時差權陝西轉運副使朝奉大夫葉康直為直龍圖

閣權知秦州權中書舍人曾肇繳還詞頭曰臣竊以謀

帥之難古今所重用失當誤國非輕況今羌戎雖屢

入貢而求地之請未已款塞之約未堅正當懷德禦備

之時一失其宜貽患在後守帥之任尤當謹擇如康直

者素不聞有可用之材就令小有材能不過便佞捷給

續資治通鑑編卷三百九十二

欺誣傳會至於應變將略必非所長平居應接猶恐失

其機會一旦緩急豈免敗事竊聞昨者兵興康直為轉

運使調發芻糧一路騷然至今瘡痍未復則康直之材

略可見矣先帝以其措置無狀又隨軍入界失亡為多

嘗命械繫意欲誅之而康直諂事李憲卒賴以免則其

人又可知矣考其已試正當黜退以彰先帝之明豈可

更加獎擢方今內外文武之臣資地材能豈無一人在

康直上者而不次任使實駭物聽況直閣美名儒學高

選臺省侍從多出於此如康直常材豈宜超授竊恐命

下之日更致人言上累國體所有詰辭未敢修撰十月

是日御史中丞傅堯俞初視事與侍御史王巖叟同入

等徽

是日御史中丞傅堯俞初視事與侍御史王巖叟同入

是日御史中丞傅堯俞初視事與侍御史王巖叟同入

是日御史中丞傅堯俞初視事與侍御史王巖叟同入

是日御史中丞傅堯俞初視事與侍御史王巖叟同入

是日御史中丞傅堯俞初視事與侍御史王巖叟同入

對上諭堯俞曰用卿作中丞不由執政以卿公正不避權貴如朝政闕失卿等但安心言事太皇太后主張三省奏立經義詞賦兩科下羣臣議從之

己卯承議郎荆湖南路轉運司管勾文字張組言天下重法已蒙寢罷惟賣鹽場務推行常平倉法尙存乞罷鹽法約束內依常平給納法并所增支酬從之吏部言應六曹寺監及在京官司不得將合出職吏人額外占留從之以給事中錢勰言權貨務暗增吏額故也戶部言淮南路提刑司乞罷保正大小保長并年終供申開收刺狀都帳本部勘當若係不教閱去處卽三年一造保甲簿逐州軍依舊條具帳申本路提刑司勾考本司更不具都帳并刺狀申戶部從之侍御史王巖

續嘉通鑑編

卷三百九十二

十

叟言伏觀近降聖旨令隔截門下中書兩省諫官別開門出入不得與給事中中書舍人相通傳聞之初臣不敢以爲信蓋既謂之同省豈有異戶而出不相見之理及觀敕文乃是信然臣愚不論朝廷此舉之意若以謂欲絕漏泄之弊則臣以謂漏泄在人不在門戶門戶雖殊而人不密則漏泄之弊固自若也然漏泄之禁素已甚嚴今更加申敕足矣何必以隔異門牆爲事哉所隔異者乃二三諫官而已諫官爲陛下耳目陛下每不惜推赤心以與之奈何於其所舍反若置疑也儻其人爲可疑也則斥而遠之使勿居其地可親也則宜與之無間者也陛下不與諫臣爲密而誰爲密乎臣固知陛下無此意然事行則終累陛下耳目自古置諫臣以能彌

縫朝廷之闕使不見乎外爲美故彌縫不厭早早則爲功易而所全者多矣且朝廷之事終能使諫臣不知乎禁之雖嚴不過緩後一二日終當聞耳苟有未善能禁其勿言乎既不能使之不知又不能使之勿言則不若令早知而論之爲有補也臣以謂廟堂之上精慮而審發政令一出天下無可得而議此乃所以爲密也今外人皆云非所以嚴制敕院也乃欲以限隔諫官使不聞省中事耳此聲流傳恐非朝廷美事臣竊爲陛下惜之伏以陛下誠心好諫而渴聞有過故一言一動天下莫不歌美以爲中理不可誤信此事使天下有疑於聖德也伏望爲國家愛惜大體以慰眾心特賜罷隔截兩省指揮則仍舊幸甚貼黃稱陛下卽位踰年兩省中未嘗

續嘉通鑑編

卷三百九十二

十一

有漏泄之事害成於朝政何故今日改作以動論議伏望聖慈且令依舊則國體所全者多矣右司諫王覲言臣竊聞中書省欲以後省散騎常侍諫議大夫起居舍人正言廳爲制敕院擬截兩省見今諫官廳出外別作門出入以防制敕之漏泄論者以謂名雖關防制敕而實不欲諫官在兩省與給舍相見恐其或聞政事之本末而論列之頻數也何以驗之苟欲作制敕院而已則舍人廳後起居舍人廳正言廳及直舍廊廡等屋以數十間作制敕院自足不須更取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廳以塞絕諫官出入之路而別爲之門也兼門下後省既無制敕院而亦擬截諫官廳出外卽知不爲關防制敕之漏泄而實不欲諫官在兩省與給舍相見恐其或

問政事之本末而論列之頻數而已臣聞自古爲國家者未有疎薄諫諍之官而可以有爲者臣不敢備引歷代之事以瀆聖聽今且以李唐言之昔太宗嘗謂侍臣曰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規正敕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必遣諫官隨之欲其預聞政事有所開說故自後諫官得閣中奏事遂以爲常而讜言直論有補於朝政者世有其人也夫唐太宗之聖自三代以後本朝以前千載一人而已當時諫官之才能智識豈復有敢望太宗者哉不惟不敢望太宗而豈復有如當時之執政大臣者哉然太宗不自有其聖而虛心求諫如此當時執政大臣亦未嘗有以諫官預聞政事爲嫌者唐自武德至昭哀三百年之間諫官皆列於中書門下兩省而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九十二

三

亦未聞有臣僚建議諫官不得在兩省以防制敕之漏洩者也只自五代衰替朱梁初建都事事以草創故諫官不在兩省聖朝祖宗承五季板蕩之後興弊拯墜百餘年間凡前古之法度日以修舉至神宗而浸備是以鼎新兩省列諫官於其間以循唐制夫諫官必列於兩省者蓋使在於政事之地而有所聞見則凡所論列庶幾不誤朝廷而有補於治道也惟是隨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則尚未及講臣竊以謂必行於陛下之手雖或未暇奈何至於使諫官不得在兩省而惟恐其或聞政事耶又疑其漏泄制敕耶何示天下以不廣也況今諫官雖在兩省日與給舍相見而於政事委曲亦何所聞但存羊所以愛禮不猶愈於盡廢哉執政大臣若

謂諫官不才罷之乃宜不可緣二三諫官之故而遂廢朝廷之法度也臣不能俯首循默爲自安之計以負陛下責惟聖慈詳酌施行自注云時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有封事言兩省擗截諫官廳出外觀又言臣近際壞法度乞行寢罷及十一月二十七日與諫官鮮于侁朱光庭列狀聞奏各未蒙施行臣竊以自古聖帝明王莫不有諫諍之臣蓋三代以前上自公卿次及百執事下至百工芻蕘皆可諫諍故雖不以諫諍名官而鯁言直論常達於人主之聽及世衰道微言出於口而禍及其身者浸多故爲人臣者若不以諫諍名官則鮮肯以諫諍自效於是秦漢以來乃始有諫大夫率列職清近日侍人主然歲月綿遠其聽事之所在有不可考者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九十二

三

惟隋唐事近傳記甚明諫官於隋屬門下省唐初因之亦嘗屬中書省乃分別兩省終於有唐末之或改也夫御史與諫官均任言責然御史臺在外而獨諫官既爲侍從又列於兩省者何也蓋御史專在糾正百官必在外然後百官趨赴廳事鞫獄爲便諫官之職專在於論政事之過差補人主之闕失故不在政事之地則無以盡聞政事之過差不列侍從之班則無以盡知人主之闕失也自五代亂離隋唐法度無復存者本朝祖宗以來講復前代之法度十八九矣惟是兩省之闕典至神宗而後復然諫官雖已列於兩省政事之地猶未預於入閣侍從之班今乃防諫官漏泄政事而欲擗截廳事出外使不得在兩省亦異於設諫官之本意矣夫兩省

若有機密之事吏人可密者諫官豈不能密耶兼見今諫官雖在兩省於政事實不預聞況機密哉昔魏少府楊阜欲上疏省宮人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明帝聞愈憚阜後世以爲美談臣嘗謂陛下聖德比堯舜豈於此而不逮明帝耶臣嘗以臯夔稷契期執政豈於此而不逮楊阜耶且先帝孜孜講復隋唐數百年之法度既合於古又宜於今乃一旦無故而壞之一不可也中書所謂制敕院者吏舍也迫逐天子之諫官以廣吏舍二不可也深信胥吏與之爲密而過疑諫官以爲漏泄三不可也使天下之人皆有疑諫官之心有厭諫官之迹非所以廣聖德於

續嘉通鑑編

卷三百九十二

丙

天下四不可也散騎常侍下執政一等爾今偶員闕不可謂終無其人也至於左右史亦陛下侍從之臣安可使中書吏人據其廳事奪其正門而常侍諫官左右史乃屏置一隅穴垣牆而出入事體顛倒增長吏氣五不可也憎諫官者雖取快一時而五不可長久之患歸於朝廷又使三省執政大臣皆受迫逐諫官之名爲後世笑臣竊爲陛下惜之臣愚昧不才陛下過聽擢爲諫官若議論失當陛下罪之執政大臣惡之或一二日而罷或二三月而黜皆不可知也豈謂諫官可以久爲而兩省可以安處哉蓋欲爲朝廷長久之計而已非臣謀身之計也若既憂得罪於陛下又慮見惡於大臣坐視法度之廢壞而緘默不言則不惟有負陛下言責亦豈不

自愧於心哉故不避冒瀆聖聽而喋喋不已陛下或采其言或賜之斧鉞之誅惟聖慈裁擇貼黃言臣竊聞今來辦截本因中書差除有預先傳播出外者故執政大臣有制敕院之議遂欲辦截諫官廳出外大凡差除既得聖旨之後須有詞頭舍人方知之及文字到門下省給事中方知之只是首尾一日內之事次日到尙書省下吏部則外人無不知者矣雖知之然已是朝廷宣布之事人知乃其宜也有何所害惟是未得旨已前外人已知卽於政體有害然未得旨已前若非執政大臣自有漏泄給舍何緣得預外人何緣得聞既給舍與外人皆未得預聞卽諫官何緣得知惟張璪在中書日務收私恩凡差除纔經商量而未奏卽多以泄之於其所親

續嘉通鑑編

卷三百九十二

五

自以謂恩出於我而已故差除有旬日半月以前先已傳播後果有如其所傳者也今執政大臣皆先朝耆舊及陛下所自選擇全才重望之人無若張璪收私恩者卽何慮差除之漏泄耶不當歸咎於無制敕院亦不當緣此限隔諫官而使之不得在兩省也諫官在兩省與不在兩省於諫官何所重輕但於朝廷法度有害耳臣區區所惜者朝廷法度而已惟聖慈詳酌又言臣竊見中書事務分入門下省尙書省以來比舊事簡人吏減半檢正官都檢正官皆罷其舊中書制敕院舍人廳檢正官廳共約五十餘間今必欲作制敕院而又欲其寬廣卽更不論檢正官廢罷亦不論吏人減半但依舊用屋五十餘間亦足矣況今舍人廳起居舍人廳右正